



通俗文藝叢書

保江山

顏一烟著
東北書店發行

(事故)

通俗文藝叢書

保 江 山

顏一烟著

東北書店發行

保江山

著作者

顏

一

烟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
延吉北安通化赤發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民國卅七年一月月初版，6000佳

目 錄

| | |
|-----------|----|
| 人民安下了天羅地網 | 一 |
| 吉日良辰 | 六 |
| 到底垮沒垮 | 一〇 |
| 金銀財寶大還家 | 一九 |
| 出心給 | 二七 |
| 從福地來 | 三六 |
| 保江山 | 四二 |
| 選英雄・愛英雄 | 四九 |

目 錄

| | |
|-----------|----|
| 人民安下了天羅地網 | 一 |
| 吉日良辰 | 六 |
| 到底垮沒垮 | 一〇 |
| 金銀財寶大還家 | 一九 |
| 出心給 | 二七 |
| 從福地來 | 三六 |
| 保江山 | 四二 |
| 選英雄・愛英雄 | 四九 |

人民安下了天羅地網

從克山縣到北興區，有一百二十里旱路，我們搭上縣裏解犯人的膠皮大板車出發了。開頭，車上只有一個犯人，由趙隊副和鄉上兩個幹部押着。到古北區，又解上來一個——後來知道：先頭那個叫車士信，是北姜家鄉的大糧戶，『八一五』後，在北興當國民黨的『書記』；後解上來的那個，叫馬青山，是個胡子。

在車上，他們裝着啥也不在乎的樣子，高高興興，有說有笑的；我們嘍嗑兒，他們也搭嗑兒，還給我們扯了好些東北娶媳婦的熱鬧光景；還說什麼：『現在東北農村還是『買賣婚姻』，一個姑娘得二三十萬』……那個姓車的犯人，還說他在偽滿時節，是哈爾濱工大的學生。

太陽傍下山的時候，離北興有二十五里地的樣子了。大夥兒都挺高興地說着：『不等天黑就到啦！』

就這麼個工夫，坐在車後尾兒的車士信，搶了趙隊副的大槍就跳下去了；馬青山也要跑，叫趙隊副一把按住了。

我正險朝車後頭坐着，瞧見車士信跳下車轉過身就朝車上搬槍栓，槍口正衝着我，這時候，我腦子裏刷地一閃：

「上回下鄉，大化同志犧牲了！這回我難道也要沒完成任務就死在敵人手裏嗎？！」
 他打了兩槍就跑了——因為他的胳膊上半拉還網看，擡不高，又不能瞄準，算是沒
 有傷着人！

這地方叫趙咬舌子北大崗，當地人都叫它『西大荒』，盡是荒，轉圈兒好幾里地都
 是草甸子，又是大溝，通山裏；離太平莊有十來里地。

有幾個人追下去了，有人去給區上送信，還有幾個留下看着姓馬的犯人，這時候，
 幾個留下的就叨咕了：

『過了太平莊就沒法兒抓了！』

『這青紗帳都起來了，他要「貓」進去，就沒法兒找。』

『甭說青紗帳了！這青草都沒蹀了，他要朝甸子上一躺，就沒治呀！』

『……………』

雖說地理情況客觀條件是這樣，可是，誰都有一定能抓住他的信心！這個信心的根
 據，就是，『人民的力量無比大！』

『再噫着，也是就能「貓」個一陣兒，除非他老躺在草裏不出來，出來就沒個跑！』

『老躺在草裏，也照樣能把他掏喚出來！』

『就是嘛！這麼暗的老百姓可不像早先了！』

『噫哪！這麼巧咱們都組織得嚴嚴實實的，沒個路條，他跑得了？』車老板接過來這樣說。

話還沒說完，就有五、六個老鄉拿着鐮刀奔過來了：

『聽這疙疸打槍，我們過來瞅瞅出啥事兒啦？』我們告訴他們跑了一個犯人，他們立刻很有信心地說：

『不怕，跑到天邊去也把他抓回來！』

『咱有好幾十人在那疙疸割麥子哩，就這不遠退兒，召喚他們去！』

問清楚犯人跑的方向，就跑回去了，一邊嘴裏還罵着：

『這些個地主王八犢子，他們就是不死心呀！』

沒一根烟的工夫，就聽見南半拉有人喊起來了，緊接着，一個傳一個，遠處，近處，轉圈兒……不一會兒，歐嗷都喊起來了：

『快過來呀！在這疙疸啦——苞米地裏啦！』

原來：聽說跑了犯人，三四十老鄉，攆下麥子，拿着鐮刀就把這塊甸子給圍起來了。有幾個老鄉在苞米地裏發見了他，可是看他拿着槍，不敢朝頭前去，就一個傳一個地喊起來了。我們帶着槍去追犯人的同志們，一邊朝苞米地裏跑，一邊叫老鄉們放心：

『槍裏頭就壓了兩顆子子，他都打了，沒有了。』

一會兒，葛北半拉又有一幫子人跑過來了。

『哪兒的？』

『太平莊的！』

離這疙疸十來里地的太平莊的自衛隊扛着大槍趕來了，跟着，鄉長，主任都來了。可是他們剛到我們車跟前兒，葛東半拉好幾十人呼啦地擁過來了。站在車上，歇得清清楚楚的：頭前捆着的，就是那個惡霸地主、國特、壞蛋車士信。

『你小子真他媽壞呀！在車上還胡扯六拉巴的想迷糊我們哩！』

『怪不得你們在車上一個勁兒叫我們睡覺哩！』

『在店裏打尖的時候，你們倆輪在塊堆兒，就是核計壞事兒啊！』

一塊兒來的這幾個人，回想起在路上的情形，知道他們這是早有陰謀詭計，感到我們對他們太缺乏警惕了！

『這往後可得了一個經驗教訓：對這些壞蛋，不能疏忽一點兒！』

『這麼個網法也不行，要把他們兩手網在一塊兒，緊緊地拴在車上！』

『要不是槍裏就壓了兩個子子，這不都踢蹬了？』立刻有人憤恨地接着說。

『這樣的壞種，就他媽的不能對他們寬大！』一個鄉幹部這樣說，老鄉們也齊呼啦地喊起來了：

『對哪，就得連根剷！』

『誰不說！壞根不挖淨多啥也是個禍害！』

『竟整着壞道兒整咱們！——多啥也不用想他能跟咱一個心！』

『他大地主還能跟咱窮人一個心啦？』

『……………』

大夥兒正說着、罵着、議論着的時候，葛北半拉又來了一夥子人，傍近前兒一獻：是北興區區長來了，這邊就喊：

『逮着了！區長回去吧！』

區長趕過來，先向隊副責備了一句：

『怎麼會叫他把槍搶去了哩！』跟着又轉過來跟大夥兒說：

『我帶來了一排人，心思着把這塊甸子都圍嚴實了，看他往那兒跑……』

區長的話還沒說完，東南邊又來了一大幫子老鄉，有拿着大闊刀的，有拿鐮刀的，還有拿着鐵鍬木棒子的，這邊大夥一齊喊：

『都回去吧！逮着了！』立刻又都朝着那兩個壞蛋，狠勁地說：

『壞蛋！你們睜開眼睛瞅瞅！咱們軍隊老百姓早給你們佈下了天羅地網，你們就是

長了翅膀，也休想飛出咱的手心去！』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北興

吉日良辰

工作隊到了靠山鄉，要煮惡霸地主張志山的夾生飯，積極份子跟基本羣衆就核計着：這幾天先不作他，專等七月十六——他個人擇的這個『吉日良辰』。

張志山，外號『老牌長』，偽滿當過幾年牌長，扣配給、派出荷、攤勞工……苛苦窮人比誰都蝎虎，藉土地的剝削那就更不用說啦！去年清算之後，他就說過：『這不過是九牛身上動了一根毛！』哈哈他都没垮。這回擇好舊曆七月十六給他的二孫子娶二房媳婦。他二孫子，人稱『二學生』，才十五歲就娶二房媳婦啦，老百姓一個個恨的牙都癢癢，都說非等這天，大大的出一口氣不結！

積極份子就找工作隊去參考，工作隊是來幫助窮人翻身的，自然也不能反對。大夥兒就誰也不吱聲，暗暗地準備材料，醞釀鬪爭。

十四這天，就『響棚』。老張家殺豬宰羊，請『嘮忙』的，全是地主富農，八碟子八碗四大海，殺鷄抹鴨子，造了個一六十三開。

窮哥們就紅眼啦：『這小子金錢勢力一釘點兒也沒垮！』

『媽巴子的！他殺豬治酒地造！咱還吃山豆子哩！』

『非打倒他的封建，挖他的壞根不結！』

大夥兒恨得這天就要去找他，有幾個積極份子給攔住說：

『忙不了！等正日子，更解氣！』

十五『亮橋』——『望鄉台吹喇叭』：張志山這個『不知死的鬼』，還跑到鄉政府請幹部們去吃『上馬席』，大夥兒整住了這一口氣，誰也沒搭理他。

那把子地主富農們，就大吃二喝，吹打彈拉地造了一天。

張志山打『萬年曆』上擇了個『吉時』：半夜子時。一對開道鑼在頭前兒，前三後四地打着，兩個喇叭匠拿雙喇叭吹着『將軍令』，紅燈籠上貼着斗方『福』字，拿紅毡的給遮着井，大車上繫着花紅柳綠的彩幡，送觀車到了。

七月十五的月亮，雖不能說：『月到中秋分外光』，可在這大月亮兒底下，也能看出：張志山今兒個可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啦！袍子馬褂小帽盔，穿戴得齊齊索索的，抿着個小鬍子，笑呵呵地站在天地桌前頭，等着燒喜紙。

『嘮忙』的卸車的卸車，拉馬的拉馬，新媳婦要下轎了，就在這個當口，積極份子領着基本羣衆，嗚嗚兒一聲，就把張志山給抓起來了。

正掌櫃的蹲了風眼兒了，老張家咋也不噤，說是怕錯了『吉時』，照舊按步就班的拜天地，坐福、梳頭、吃子孫餃子……羣衆更火啦：『把掌櫃的都抓走了還不在乎！』

「不信他們那個威風勢力就打不垮！」大夥兒就核計着：趕坐正席的時候再去。

十六是正日子，傍晚午前兒，老親少友，隨禮「嚙忙」的都來齊了，外頭喇叭吹打着，裏頭放响席啦。

八個碟子撤下去，第四個碗上來的時候，新姑爺來「拜席」，倒毡的給鋪上了紅毡子，新姑爺朝上一跪，一個頭還沒磕下去，外頭拿大槍的，拿扎槍的，呼拉都進來了。到屋就造冒煙兒啦。

「咱窮哥兒們連一個媳婦都娶不起，你十五就娶他媽的二房！」

「你他媽排場還這麼大！——咱今兒個就要打你這個排場！」

「咱光說翻身翻身，翻了個六糟兒，有錢有勢的還是你們！咱這回就要澈底翻身！」

「澈底翻身！」可房子都喊起來啦。

有人就去抱上禮的錢匣子，嘴裏一個勁兒地說：

「就他媽這一匣子，就够咱買幾匹馬哪！」

大夥兒吵着要扒他們的衣裳：

「咱們一個個都穿得破衣羅索，你他媽還編哪織哪袍哪褂哪的！——扒！」

婦女們就從炕上往下摔新媳婦，新媳婦吓得直哭；娘家客（且）乾瞪着眼不敢吱聲。

兒；外頭喇叭也不吹了，羣衆就喊：

『喇叭伺候着扒呀！』

『吹呀！——吹着喇叭穿上的，還叫他們吹着喇叭扒下來呀！』

外頭喇叭就吹起來了，羣衆一聽，是『梁山泊五更』，就又喊：

『不要這路蹩屈的！吹咱窮人翻身的曲兒！』

『給咱窮哥兒們吹翻身曲兒！——完了給你錢啊！』

喇叭就吹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來了。

老爺們扒新姑爺的，老娘們扒新媳婦的，扒了一件又一件，就給他們剩下了一件貼身小布衫，把新媳婦戴的手飾唔的，也都給擄下來了。

廳屋裏，喝！錦褥緞被，皮箱大櫃，標瓶穿衣鏡，座鐘掛錶……可他媽神啦！

『沒收敵偽財產要歸公……』隨着喇叭的調子，大夥兒一邊唱着，一邊把外頭的東西給朝箱子櫃子裏裝，裝滿了就貼封條。

娘家客想溜走。

『誰敢走？！』一聲嚇兒給唬住了，一夥子人就圍上了他們：

『你們有閨女爲啥不給小人家，要給大地主？！』

『窮搭（讀如嘎）窮，富搭富，撈青的搭個種地戶——你們也是小人家，爲啥

要搭個大地主?!」

『就是够奔財勢來的！』說！是不是？』

『是！是……！』娘家的老娘們羞得抬不起頭來，連聲應承着。

『咱窮人就這麼沒骨氣？圖希幾個錢，就把閨女給大地主當小老婆?!』

大夥兒七嘴八舌這麼一說，娘家客越心思越後悔，低着個頭，不住嘴地哀告：

『放我們回去吧！往後有閨女再不給大地主啦！』

轉圈兒都踹上了崗，出去一個，檢驗一個——男的檢驗男的，女的檢驗女的——怕他們把地主的浮物給倒騰出去。

娘家客走了之後，羣衆又套上了老張家的喜車，把箱箱櫃櫃都拉走了，牛馬也都牽去了，一邊朝鄉政府趕，一邊說：

『可別錯過這「吉日良辰」，今兒下晚黑間就開大會鬪爭他！』

一九四七、九、四、北興，王家鄉

到底垮沒垮

『堵死門兒，渴死人兒；』

霸佔聾子小媳婦兒！

拉攏窮人來賣地兒，

勾搭連環兩姨妹兒！』

這是在北興區普遍流行的一個民謠，三五句就把欺壓窮人的惡霸地主給活畫出來了。

楊鈞學，老百姓叫他『楊大回子』（形容他的刻毒），有五百多垧地，車馬浮產無計其數。他兒子的二老婆，就是霸佔的趙聾子的媳婦。

楊鈞武，是楊鈞學的兄弟，老百姓叫他『楊老兔子』，三百多垧地，僱打活的侍弄一百多垧，二百多垧吃租子。他有三個老婆，第三個就是勾搭連環的兩姨妹。

轉圈兒十來個屯子，就數他倆壞！他們住的屯子，就叫『楊鈞學屯』（現在老鄉給改成『團結屯』了）。

全屯就是一眼井，在老楊家院套裏，可是他們把門堵住，連水都不叫窮人喝。其他霸地哪，扣勞金錢哪，不給扛活的吃飯哪，偽滿時勾結特務警察欺壓窮人哪……那些個罪惡，就更都不用提啦！

去年開清算的時候，他們跑了。老百姓就把他們的地處理了，給他們一家留了二十幾垧，浮物啥的都沒有動；趕他們回來了，也沒有鬭爭。

今年五月他們聽說工作隊要來煮夾生飯，又都跑了。老鄉們就在工作隊幫助之下，剷了他們的浮物，一共剷出：衣服一百五十多件，布一百多丈，金鑰子九個，金鉗子四付，鑊子八付……以及膠皮車（四輛）牛馬牲畜等等。

楊鈞學是先抓回來的，鬪爭了之後，羣衆意見是：罰他五百萬元，限期五天。他本家兩個姓楊的給打了保，就放了。兩天工夫，他就交來二百萬元，說是保人給他墊的，他個人啥也沒有了。

七月底抓回來楊鈞武，還起回來他一支槍，二百粒子。

九個屯的老鄉都來了，訴苦、出氣。鬪爭之後，又鬪出來二百多尺布，兩床毯子。他奇哭亂喊、噁啦怪叫地說：

『再啥也沒有了！到這時候，有我還不說呀？！是東西值錢還是我的命值錢啊！』

羣衆說這是『劉備摔孩子』；可是也有人說：『興許是真沒有了吧？』

工作隊看出來：羣衆中有的腦筋還沒有完全打開，就決定先在幹部中繼續醞釀。

九個屯的幹部和工作隊（各鄉幹部和區上的同志組織的）就討論開了。討論的目標是：

『老楊家到底垮沒垮？』

老劉剛一提出這個問題，太平莊的錢××同志接過來就說：

『要我說楊鈞學算是垮了！這陣兒往出拿的，都是保人的！沾點兒邊兒的，一個姓的，都叫他給「刮吃」出來了！』立刻就有人同意：

『可不！這回算是完的透透的啦！』

『我看就是威風打垮了：「犁杖掛房簷上也吃他幾年」的氣勢打下去了，錢財方面沒有垮。』這是××屯老張的意見。

『要我說錢財方面也垮了，這回罰款都是保人給他拿的，他個人不是啥也沒有了嗎？』說他垮了的老錢，就這麼反駁他。

開頭乍一談的時候，好幾個人都覺着：『老楊家是垮的透透的了』；有幾個人覺着：『氣勢垮了，錢財沒有垮』。這時候，老劉就說：

『我先給個理：我是個窮人，我跟人借錢，沒指望還，能借來不能？』大夥兒就說：『不能啊！』可是，老錢還有他的『理由』：

『他保人都是他當家子，是不能不保！這明是手往磨眼裏塞啊！要錢就得破產拿呀！』

『他要沒底子，別人能給他拿了？』太平莊的老閻，穩穩當當地問了他一句。這一句問得挺準程，××屯的老王立刻接着說：

『誰不說！把個人的錢財給他拿的溜乾二淨的，可圖的是啥呢？』沒等別人說話，

老闆跟着又緊叮了一句：

『咱們要搞個三百萬二百萬的，有人搞給咱們沒有？』

『一萬也沒處整去啊！』這件事兒，大夥兒可全都明白。

『他要沒指望還，就不能把款給他墊上！』

『要不我就說：「他氣勢垮了，錢財沒垮」啦？』老張可給他的意見找着理由了。

開頭說『垮的透透的了』的人，聽了這陣子討論，也『投降』過來了。這陣兒，同意老張的意見的人，佔多數了。

『那咱就討論討論：老楊家的「氣勢」垮沒垮吧？』老劉把討論的目標，又給往前挪了一步。

『氣勢可真是垮的透透的啦！』剛『投降』過來的老錢，又堅持着他這一半『垮了』的意見。

『可不？這麼哈咱窮哥兒們坐天下，他還敢起屁了？』這麼說的，有好幾個。老劉一蹶這勢頭，趕忙就提了一句：

『咱眼睛可別迷糊了！他還能找着人，能說是垮了嗎？』

『噲哪！叫我說勢力也沒有垮，他還能找着人——有人就有勢！』老闆肯定地這麼說。老王也接上了：

『我也是這麼說，他還能活動，還能剷看門子，還有人幫他，要是咱們——還是那話：別說五百萬，五十上哪兒整去？』

『我看沒垮，親戚多，還能給他往出拿！』

『那兩個保人，都沒啥錢，二百萬能說拿就拿了？——指定就是楊鈞學的，頂個保人的名！』這一招兒可叫給抖擻出來了。

『他能買動人保他，就還能買動人收拾咱們！』大夥兒的眼睛亮了，都看出來老楊家啥也沒啥。可是，老錢還是認定他的死扣子：

『他親戚幫他，那是他親戚沒垮，他本人還是垮了！』

『親戚還幫他，親戚是啥呢？』老劉問他。

『是鬚子呀！』他挺利亮地回答。

『鬚子沒垮，他噫就能說是垮了呢？』

『咱常拿樹打比方，樹倒了，可是根和鬚子都沒挖出來，那這樹能算是真倒嗎？』又一個同志問他。

『過一、二年還不久長出來啦？』

『鬚子還給他當鬚子，他就是沒垮！』大夥兒這陣兒都反對老錢的意見了，老劉又提醒說：

「咱眼睛別蒙一層藍綠啊！他下頭還有腿子，腿子還有腿子，一窩窩找一窩窩，鮎魚找鮎魚——咱們知道掛鈎，人家就不知道掛鈎？」歇了歇老錢，接着說：「老哥！我說你眼睛看得近，目漂看得近——眼睛就看到浮皮，沒看深啊！」

老錢不吱聲了。

大夥兒把目標轉到了楊鈞武身上。談到楊鈞武，誰都沒有二句話，異口同聲地說：「沒垮！」

「他還是比咱強——咱十家也頂不上他一家！——垮個毬！」

「要我說垮了！老劉故意這麼說。老闆就跳起來了！」

「我說沒垮？——不用說別的，頭一宗：他那槍跟子子就沒扣淨！——知道他跟那個胡子有連首？你知道他把槍跟子子都藏到哪疙疸去了？你知他跟國民黨有關係沒有？」

「他這麼壞這麼大的一個惡霸地主，能就一棵槍？」

「他還有槍，還有子子！那就是給咱窮人留的，不給他扣淨了還行？」

「楊鈞武有槍，楊鈞學就沒有槍啦？」誰又這麼說了一句。

「槍都沒扣淨，他們就算垮了？」一個跟着一個地反問老劉，老劉還是裝着象，看

了看他們說：

「那麼，他錢財方面是垮了吧？都翻了兩檯兒了，我瞧是沒啥油了！」

『沒油？』大夥兒還是不同意：『媽那巴子的，穀糠還有油哩！這麼大的地主能沒油？咱沒再擠就是啦！』

『擠！』大夥兒喊了一聲。

『他那東西老了鼻子啦，這兒「擱」（「放」的意思）點，那兒「擱」點兒！屬搖錢樹的，打點兒掉點兒，他就能沒油啦？』

『他家的東西都拿了出來，就算垮了吧？』老劉問。

『家裏的完了，還有地下的哩！』

『地下的都挖淨了呢？』

『還有外頭的哩！』

『外頭的都完了呢？』

『還有槍哩！』

老劉笑了。

楊鈞武沒垮，還有槍，還有東西，大夥兒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楊鈞武裝窮，跟別人借，說是保人替他拿的罰款，有的幹部（像老錢）可就叫他給弄迷登了。張指導員就把這個道理跟大夥兒開說了一陣子，這時候，一開頭就說楊鈞武沒垮的人，就朝着說垮了的人說：

『這你們說是不是上了牢籠計了？』

沒等那幾個人說啥，老劉站起來就說：

『同志們！咱的腦瓜筋可是都得要打開呀！你們心思心思：咱們都是幹部，咱要是不搞好思想，可怎麼樣啓發羣衆呢？——要我瞧，咱們的思想是：沒等羣衆滿足，自個兒就滿足了！這就叫：自滿自流！看見起出那些東西，就滿足了，這不行啊！』

『對那些壞蛋，就要澈底打垮；要不然，翻過手來，就是掉腦袋的事啊！』說着看了看老錢。

『就是真垮了，也不能承認他垮了，還要防他喘氣！——就是死人他還可能喘口氣！——小雞子死的時候，脖子挨了一刀，它還撲楞撲楞翅膀哩！——要承認他垮了，就是掉腦袋的思想啊！』

這陣兒大夥兒的腦瓜筋都打開了，一個看着一個地說：

『眼睛可別開模糊啊！一模糊，腦袋瓜就沒有啦！』

立時提出：『更警惕起來！』決定把楊鈞學再抓起來（楊鈞武根本沒有放）啓發羣衆繼續深入挖壞根、挖臭根、挖政治根。又明確地討論了：什麼是壞根？什麼是臭根？怎樣挖？——就各回本屯了。

臨走的時候，老錢摸摸他的腦袋說：

『這腦瓜筋可開啦！——哎！我才剛承認他垮了，這腦袋瓜就是直欠縫兒啊！』

一九四七，八，一三北興姜家崗

金銀財寶大還家

這回老王家的大院套可是造起來啦。

方圓半垧多地的一個大院套，擺的蹬蹬的，東傍拉光大櫃就佔了有一畝多地，二百來口，順着擺了好幾排。黑漆門樓外頭，像個車馬市，四五十輛大車，大牛大馬，嗚嗚嗚嗎地直門兒叫喚；好幾百號人，出來進去，像走馬燈似的，有抬櫃的，有裝車的，有架繩子攏的；吵噪巴火的，這個說抬那個，那個說抬這個；瞧見誰手裏沒拿啥，就喊：『大老劉，你站那疙疸歇啥呀？把那隻豬皮箱幫着抬過來啊！』『照量着點兒！別磕碰着！這是咱闖回來的呀！』院裏，評議委員會主任老楊給叫着號——大夥兒開會參考，誰該攤着啥，就在那上頭給貼上『分兒』，寫上他的名字——

『趙德山！』

『來啦！』

『頭等大櫃一口，櫃跑一個，小炕桌一個，大缸一口，擲瓶一對，茶壺茶碗……』

『哥兄弟兒們！幫助抬抬來呀！』一呼啦跑過去十來個人，有抬缸的，有抬櫃的，有抬……一邊抬，一邊看，一邊講說着：

『瞧大地主的這大櫃！蹭明蹭亮，金獅金麟的——真應該分他！』

『瞧還給高個櫃跑——這涵子壺茶碗唔的都擱底下，嘿！講那個闊氣勁兒嘍！』

『還是大地主的擺設啊，真他媽神！——這回咱們也照量照量！』

『趙德山！這回你也成了大地主哪！』老王家的豬倌，給他抱起一個大擲瓶，跟他開着玩笑。

『你還不也成了大地主哪？』趙德山滿頭大汗，正朝外挪一口缸，聽了這話，就笑着回了他一句。

『這下子咱們這些扛大活的，都成了大地主了啊！』十來個人，都笑了。

『那就都該鬪爭分劈啦！哈哈！』傍拉一夥子人又跟他們開著玩笑。大夥兒嘻嘻哈哈，歡歡樂樂地朝外搬自己的東西，大院套裏，比唱大戲還熱鬧。

小人家，家家戶戶都分着了櫃。缸……安家立業的傢把什都齊全了。

『這回咱那家也像個家了！』

『可不！這往後咱家也能進去人了！』

『今年冬天也有缸漬點酸菜啦！』

「……」

有說有笑地朝車上裝，一輛大車上，有裝四口櫃的，有裝三口的，攏住了，就要往新家裏趕，這時候，裏頭又喊了：

「別都走！叫老板子把車趕回去吧！——還分東西哩！」

「老板子！回去卸了車，再來個二趟啊！」

「駕！駕！……哦！……」趕了半輩子車，哪回也沒像這回趕車這麼樂過，坐在大櫃頂上，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翻身大車隊離開了王家大院套。

院裏，又叫着號分衣裳被褥啥的，可院子並排舖着炕席，大包籠小包籠堆成了山，老楊照着單子叫名字，叫一個，評議委員就打開一個包，叫大夥看看相當不？大夥兒說少，就再給添點兒；說多了，就給去下兩件，大均勾一個僱農能攤兩萬多，一家要有個六七口人，就是二十來萬子啊！（東西定的價，還比市價低好幾倍。）

「葉福祿！」

葉福祿樂嗚嗚地過來了。

大紅花的嘩嘩呢的大棉被，兩件大花襖，帶人的花幔套，大幅的花『擱單』上繡着八仙過海……還有一對繡着劉海耍金錢的大花洋枕頭……大夥兒看了就說：

「評議委員真會「評議」呀！知道葉福祿要娶媳婦了，就『評議』給他這些娶媳婦

用的東西！」

「這回葉福祿可甯犯愁了：分了地、分了房、傢俱擺設、炕上炕下，舖的蓋的，穿的戴的……啥啥都齊全哪！」

「這明兒個新媳婦一過門，小兩口這日子啊，就甯提有多美啦！」

「這可就安家立業啦！」

不知道是叫大夥兒說的磨不開了呢，還是分了這些東西特別高興——葉福祿的臉漲得通紅，細起那個大包籠，想扛起走，可是怎麼扛也扛不上去，大夥兒就更閔他了：

「把扛大活的力氣使出來呀！」

「那麼嗒給大地主扛大麻袋，脊樑骨都快壓折了，還得坑坑的給人扛！——怎麼這陣兒要娶媳婦了，就連個包籠都扛不起來啦？」

一個包籠頂個箱子大，真是比個大麻袋難扛的多。葉福祿乾脆不扛了，一屁股坐在包籠上，朝大夥兒說：

「在早哪兒扛過這老大的行李呀！——那麼嗒給老王家扛活，冬天下工，夾個破棉襖，提攬個麻袋片就回家了，——哎！這回可是真翻身了啊！」

「可是真翻身了啊！」老王家的牛倌張喜接過來說，打開他的大麻花被的包籠，提攬出一件直貢呢大青袂襖，朝大夥兒一亮，說：

『我作了這些年官，也沒穿過這衣裳啊！——這回咱也穿穿大地主的大襖褲！』說着就穿上了。

『瞧我這回多神氣！正愁沒棉襖哩，就分了件大棉襖！——要不着窮哥兒們翻身，上哪兒整這個去？——今年過冬算是凍不着啦！』

『瞧我這件大襖呀！——我娶媳婦都沒穿過這衣裳啊……』李海山的話還沒說完，那傍拉又喊起來啦：

『瞧老陳頭多神氣啊！也架上大皮襖啦！』

叫這一說，老陳頭樂喝喝地把懷敞開了！好羊皮啊，捲捲毛，有一豁豁長，像小麥穗似的！老陳頭一邊縷着毛，一邊說：

『瞧啊！穿上像小老虎似的！這出門哪兒都敢去了！——啥也不怕，雪地裏都敢爬着！』說着說着，這扛了一輩子大活的、六七十歲的老人家，就真像個小老虎似的扭起秧歌來了。他一扭，年輕小伙們，婦女小孩們，也都又打開包籠，穿上鬪回來的果實，花花綠綠的扭了一院子，誰把鑼鼓也搬出來啦，敲着，扭着，大夥兒順口就拿舊秧歌調唱起新詞來了：

『一進大門抬頭觀：

金銀財寶堆成山，

這些財寶打哪裏來？
皆因鬪倒了王占山！

鬪倒了惡霸王占山，

金銀財寶把家還，

從今安家立了業，

有吃有穿坐江山！

『老鄉們！就一會兒再扭！——還有事報告哩！』

『老鄉們！靜一靜！——還有話說呀！』

十幾個評議委員，把嗓子都喊啞了，大夥兒才靜了下來。

『老鄉們：還有一件事報告！』老楊用最大的嗓門兒喊，『就是剗出來的大地主的
那些個牛馬牲畜，我們也都給定了價格，評了等級了，老鄉們誰樂意要牛，誰樂意要
馬，就上評議委員這疙疸來登記，今兒下晚黑間我們再開個會評議評議，明兒個各家就
來牽吧！』

『好啊！』

『還有咱們鬪回來的金條、金錫子、金鑰子、金鉗子……銀首飾唔的，都還沒分，

我們核計是都賣了，都買了馬，大夥兒同意不同意？」

『同意！』

『這回能保證咱僱農家家戶戶至少都有一個馬，大夥兒說好不好？』

『好啊！』

『翻身翻的好啊！』大夥兒又囁又叫又拍巴掌，東一推西一團地就說起來啦：

『在早沒馬種地，求爺爺告奶奶哀告人家，這個個兒都有了馬了，明年種地都不發愁啦！』

『在早沒吃沒穿，這陣兒都有了，啥也不困難哪！』

『這往後咱這日子可就真過起來了啊！』

『上回清算，那就不叫翻身，也沒鬪，也沒挖財寶，大地主也沒把他整卑服——這回才算是真翻身了哩！』

『這回他算是再不敢起屁啦！』

趁熱打鐵，工作隊老王，就着這個熱呼勁兒，就提出問題跟大夥討論了：

『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呀？』

『他剝削咱們這些年——這是算帳算回來的！』大夥兒齊聲答。

『這就叫金銀財寶大還家呀！』

『對哪！金銀財寶大還家哪，咱們貧僱農如今都打下家底了！可咱能不能再叫人搶走呢？』

『不能！』

『不能怎麼辦呢？』

『打垮了小老蔣，再去打大老蔣去！』

『不去打大老蔣行不行呢？』

『不行！他要打過來，跟小老蔣合了把，那咱窮人就踢蹬啦！』

『那他就要把咱窮人腦袋瓜都削啦！——像削蘿蔔似地往下削啊！』

沒容老王再往下問，人堆裏有幾個小伙子就站起來了：

『報告！我要上前方打大老蔣去！』

『我也去，保咱們的金銀財寶去！』

呼啦一下子，二三十小伙子都喊着響着舉起手來了。

大夥兒一歡，裏頭還有葉福祿，就有人說：

『葉福祿不能去，要娶媳婦啦！』

葉福祿一聽這話，可瞪了眼睛啦：

『我咋不能去？——娶媳婦是小事，打大老蔣是大事！不打垮了老蔣，就是娶了媳

婦也不能保住永遠過安生日子！」

『對！打垮了老蔣，再回家娶媳婦啊！』

『這翻了身不去，啥時候去呀！』

『對！咱翻了身的窮哥兒們，都去打大老蔣，保咱全東北人的金銀財寶去啊！』

說着，大夥兒又歡歡樂樂地扭着跳着唱起秧歌來了：

『王家鄉，把身翻，

扛大活的坐了江山！

保住金銀和財寶，

翻身哥兒們把軍參！』

外頭，老板子把空車趕回來了，大夥兒一邊裝車，一邊兒唱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大夥兒敲着鑼鼓，扭着秧歌，擁着財寶車回家了。

一九四七，九，一八，北興。

出心給

一

區上來了公事，說今年的公糧自動報。

這可把李鳳山給難爲住啦！

今年雨水多，麥子沒上成就瘦調啦，有的還起了『丹』，去了傷耗，一垧地打兩石到頭啦，留下明年的籽種，還了今年借的，就剩不多還兒。都交了吧？——大田還沒下來，春起分的糧早吃完了，打剷地起直到這麼前兒，釘嘴兒竟吃的是糊山豆子；少交點，多留幾斗換點兒穀子苞米個人家吃吧？——本心又過意不去！這咋對得起政府呢！左爲難，右爲難，三個下晚都沒睡好覺。

第四天，吃了後晌飯，李鳳山就上鄉政府去了，心思着：『掃聽掃聽別人都是咋報的？人家報多少，咱就報多少。』

碰巧鄉長正在算公糧賬，說趕二十五上區裏開大會，就要把這個數目報了去。

『鄉長！他們都報了多少啊？』李鳳山一進門就問，冷丁地倒把鄉長給問怔住了：

『咋呀？』

『公糧唄！他們報小麥，一垧地都報多少啊？』

『多少不等，有三斗的，有三斗半的，有……』

『張萬春呢？』張萬春是他這組的，家景跟他差不究竟，人口比他還多。

『四斗。』鄉長翻了翻冊，回答他。

『給我寫上四斗半吧！』

『有一釘點兒勉強都不行啊！』鄉長住了筆，看着他說，因為他知道李鳳山的家境。

『勉強還中？這麼嗜好咱自個兒的政府交公糧，咱都是出心給！』

『這話是不假呀！而不過，區上同志說：還要照顧各人的家景哩！這陣兒新糧食還沒下來，你們家……』

『得啦！得啦！別說啦！就給我寫上四斗半吧，沒錯！』不容鄉長說下去，李鳳山搶着這麼說。

『明年的籽種留下了嗎？』

『留下啦！』

『春起借的籽種還了嗎？』

『早還啦！』

『家裏的吃糧……』

『看你這碎嘴子，成了老太太啦！——如今這政府還能叫我餓着嗎！』

叫他這一說，鄉長就笑着給他寫了，可是李字還沒寫出一橫，外頭張萬春叫着就跳進來啦：

『鄉長！鄉長！給我改四斗半！』

『噢，噫又改章程啦？』李鳳山緊着問。

『我掃聽了掃聽，王景林都報了四斗，我還不得四斗半？——他比我還窮哩！』

『你要四斗半，我就四斗七！』

『那我就報五斗！』

『我五斗二！』

兩人爭着往上加，誰比誰少了也不答應，一般多都不成，非得比他多點兒才幹！鄉長像拉架似地勸住他們說：

『你們兩家的家景我都知道！全是扛大活的剛翻身，這麼噲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都是乾蹦兒竟吃糊山豆子，照我說就別這麼爭着往上報啦！』

『噢！你沒瞅見我的小麥都拉進場了嗎？——祖祖輩輩都是把麥子往人家場院裏拉；打利索了，給人家朝倉裏裝！——這事兒你知道不知道？』

『咱打哪兒來的地？打哪兒來的麥子？咱是噍翻的身？——這吃水能忘打井的人嗎？』打外頭不斷地又進來幾個人，這兩人越說越有勁了：

『偽滿逼「出荷」逼死人！個人拿了還得替大地主拿，要一石不敢給九斗五——幹了一年，地了場光，可炕上孩子大人餓的雀叫喚，勒折了褲腰帶也得給拿呀！』

『誰不說！一年到頭，起早攤黑，累得筋折骨斷，打下點糧食，交「出荷」，給什麼人吃啊？』李鳳山說着說着這麼問了一句，後進來的人，就七嘴八舌地搭了腔：

『給日本鬼子吃！』

『給漢奸特務警察吃！』

『給他們吃了，更有勁兒，更欺壓咱窮人！』

『這麼瞎的糧是給誰吃呢？』鞦韆大夥兒這股熱呼勁兒，李鳳山又這麼釘問了一句。

『給咱的子弟兵吃！』

『給咱自個兒的政府吃！』

『吃了給咱打老蔣！給咱窮人辦事！』

大夥兒這麼熱呼啦地一鬧，李鳳山就像是更有理啦，衝着鄉長說：

『鄉長！你爲啥不叫我多報？這又不是逼的，又不是攤的！咱們的軍隊好，政府

好，是咱個人出心給呀！』

『聽哪！出心給！』緊跟着，有些人也覺乎着先頭報少了，就又搶着跟鄉長說：

『鄉長！再給我加五升！』

『再給我加一斗！』

『給我加一斗二！』

呼啦地都擁到鄉長的桌子跟前了，急得鄉長直擦汗，一聲跟一聲地說：

『就一會兒！就一會兒！寫不過來啦！』

「先給我寫！我是出心給！」

「我也是出心給！先給我寫！」

裏頭正鬧鬧着，外頭一個婦道又吵着擠進來了。大夥兒一歇，是軍屬老馮太太。

「鄉長！這回小麥公糧，給我報七斗！」

大夥兒都怔住了。鄉長就跟她解釋：

「老馮太太，照着點兒啊！你就種了兩垧小麥，留下明年的，還了今年的，你就

不剩啥了！報這麼些不行啊！」

「噫不行！我今年吃上白麵啦，多交點兒，叫我兒子在前方也多吃點兒白麵啊！」

「鄉長給我報七斗半！」爲難了三四天，這陣兒，李鳳山把他的公糧數定規了。

二十五這天，區裏召集組牌長以上的幹部開會。李鳳山是組長，就跟本鄉幹部一塊去了。

金指導員報告公糧的事，先說：翻了身的窮哥們，看見前方戰士打老蔣有功，論功行賞，各個人都是出心給。北興區十八個鄉今年自動報公糧，光小麥照往年的數就超過了五百多石。之後就說：

『可是有的鄉沒糧食吃，像程家鄉跟興旺鄉，糊土豆子是飯，土豆子醬是菜——咱們收公糧不是不管老百姓死活啊！興旺鄉報告了，程家鄉沒有報告，他們的鄉長應該受批評，這樣的事爲什麼不報告呢？現在我們調查出來了，明天就給送九十石穀子去！』

李鳳山聽了這話，可樂啦！鄉長正坐在他左傍拉，用胳膊拱了拱他，悄默聲兒說：

『瞧，我那話說得準程吧？——我就說如今的政府不能叫咱餓死嚙，沒辦法的時候，指定要給咱想辦法！』

鄉長可竟顧了心思他受批評的事兒啦，李鳳山跟他一說話，他就像是跟指導員解說似的，朝李鳳山說：

『哎！我是心走着：家家都有山豆子吃，新苞米又下來了，這不就還是好的了嗎？僞滿那麼啞，剝樹皮、擄樹葉子也吃了那些年了啊！那陣兒誰管過你呀！——再一宗，我心思：吃不多些日子，大田就都下來了，因此就沒報告呀！』

『可你就沒多心思，這麼啞的政府是啥政府呀！這麼——啞的政府啊，別說瞧咱吃山豆子，就是瞧咱吃穀子高粱也還嫌乎不好哩！總想變着法兒叫咱老百姓家家都吃上白麵，他心裏才樂呀！』李鳳山跟鄉長這麼解說。

右邊二組組長王景林叫他們聽開會，他們就沒嘮下去。一聽，指導員正說：

『……人人都是出心給，可是有人就犯愁：報多少呢？多了拿不起，少了又覺着對

不起政府！有人就挨家問，看人家拿多少我拿多少……」

李鳳山一怔，這話簡直說到他骨頭縫裏去啦！蹙不住又通了王景林一肘子，跟他嘀咕說：

『可我心裏頭的事兒，人家咋都給知道的透透的啊？！』

『那可不咋的！如今的政府就跟咱窮人一個心嚨！』王景林這麼說了句，又叫他聽會，會上指導員說着：

『……大夥都挺熱心地報，最少一垧地都是報三斗四斗，興旺鄉最窮，家家吃糊土豆子，可是好些人都是八斗九斗的報！這說明翻身的窮哥們對政府的熱情，非常好！可是，政府不要這麼些……』

李鳳山又說話了：『咋的？報多了還不要？』

跟李鳳山一樣，聽着這話新鮮的，可不少，好些人都吵吵起來了：

『叫自動報，就够新鮮啦！報多了還不要，更沒聽說過啊！』

『誰不說：那麼瞎打着罵着逼着要「出荷」，屋裏院裏給你扣搜得溜乾二淨的！還有個嫌乎多不要？！』

『說我們報多了不要，那可倒是要多少呢？』

『一垧小麥要九升！』指導員代表政府利利亮亮地這麼回答。

這老百姓可是翻過來不答應政府了：

『那不行！九升太少了！』

『這是給前方戰士吃了，狼勁打老蔣，給咱們保江山啊！』

『咱北興去了五個連，都是咱們的子弟，咱樂意多給他們送點白麵吃啊！』

『咱政府叫咱們吃上了白麵，咱也樂意叫政府也多吃點白麵啊。』

『政府是出心給咱窮人辦事的！咱是出心給政府交公糧！』

『嚶哪！出心給！不要不行！』

區上的同志們給解釋了老半天，說明：如今的政府不但幫助窮人翻身，還要幫助窮人安家立業；竭力要減輕老百姓負擔，叫人人都過上好日子……大夥兒慢慢地才不說啥了。

散會之後，幹部們一對一句地談論着：

『一垧才要九升，怎麼着也交上啦！』

『誰不說！回去跟大夥兒一說，今兒下晚就能交齊數！』

『還要交好的呀！』

『那還用說！給自個兒人吃，還能不交好的？！』

『要是竟些個麥籽子蒸出饅頭來黏不搭的，前方吃了，該罵家裏人不給送好的啦！』

『……………』

一邊往回走，李鳳山越心思先前那麼爲難、那麼爭、那麼吵，都白費勁了！就跟本鄉的幹部們叨咕：

『沒成想，咱們白爭着搶着報了！』

『誰不說！那知道報多了還不要哇？』王景福也這麼心思。

最後有一個幹部說：『可也沒白費力，咱這番心意總算跟政府表達了！』

九四七，八、三十一、北興王家鄉

從福地來

這幾天沒有戰勤任務，擔架隊在××村休息。隊員們就核計：

『隊長不常說：「擔架隊有兩個任務，沒有戰爭的時候，就宣傳」嗎？』

『噫哪，咱得把咱後方的事情，介紹給新解放區。』

大夥兒就分着上各家去了。

老吳去的那家，姓王，他進去的時候，那一家人正吃飯哪。

『來啦！吃飯！吃飯！』

『不！不！偏過啦！』歇了歇他們吃的那個飯，老吳想說啥；又蹩回去啦，尋思着：一進門就嘞嘞還行？就先跟他們家常禮短地嘮嗑兒，嘮着嘮着可就熱呼啦。

『吳大哥是打哪兒來呀？』老王問。

『從克山來呀！』老吳說這句話的時候，嗓門兒提的挺大，好像生怕人家聽不清

楚。

『噲！是老解放區來的呀！』

『可不！是打福地來的呀！哈哈！』想着這一年多過的那享福的日子，老吳格格地笑了。

『那你這是抓來的還是僱來的呀？』老王大嫂緊插着問。

『也不是抓來的，也不是僱來的。』

『那是咋來的呢？』

『是翻身翻來的呀！哈哈！』提起翻身，老吳更樂啦，樂得嘴都閉不上了。

『翻身翻來的？』新解放區的老鄉，可有點兒摸不透這個話。

『可不！咱那個地方可照你們這疙疸兩樣兒。』老吳越說越來勁了，『咱那疙疸民

主聯軍到的早，共產黨早就幫咱們翻了身啦！打頭年就鬧分劈，把惡霸地主都鬧爭清算了。今年工作隊又去煮夾生飯，現下正鬧財寶、追浮物、起槍、挖壞根、挖臭根……勞苦莊稼人坐天下，叫地主壞蛋永輩子不能翻把！

『煮夾生飯』哪，『挖壞根』哪，『翻把』哪，……都成了咱們老解放區的人張口就來的家常嗑兒了；新解放區的人聽着可是新鮮的。老吳給他們講了半天翻身的道理，然後像總結似地說：

『咱們有了地，有了房，有了好日子，掌了大權——江山是咱窮人打的，咱就要拿起槍桿保住咱窮人自己的江山！』說到這兒，些微露了點兒不樂意的神氣，接着說：

『唉！咱報名參軍沒驗上，就報擔架隊吧！——反正這也是保江山跟蔣介石賣國賊幹仗！』

老王家的人可越聽越新鮮了：

『噫的？你們還「參軍」?!還「報名」?!』

『噫說個人報還有驗不上的？』

『唉！嫌我老麼！說啥也不叫我報名參軍！老？四十多歲我就老啦?!』老吳頭直到這麼暗還是不服氣。

『那你就報了擔架隊啦？』老王緊釘着問。

「擔架隊也不要啊！好懸沒幹起仗，才叫來的！——開頭區長不叫來，我說：「不叫來不行！兩頭兒非叫我丟一頭兒不結！與他們打蔣介石，就不與我打啦？」可是到北安裏署一檢查，又說：「你上歲數了，不行啦！」我可急了眼啦，衝着檢查的同志說：「你憑啥說我不行？抬擔架不就抬一頭兒嗎？要是措的話，他們措一個我還許措一對哩！上歲數咋的？黃忠那麼大歲數還上戰場哩！」他們說：「這老頭兒非去不可，就叫他去吧！」就這才來啦！」說着，老吳頭擄起袖子，露出他那隻碗來粗的、紅裏透黑的萬萬實實的胳膊，又找補了一句：「就憑這，頂不上他個年輕小伙子？」

「唉！聽也沒聽說過呀！爭着吵着的要來！」老王嘆了口氣說。

「誰不說哩！」王大嫂也是聽也沒聽說過，這麼搭了句噱兒，就又朝着老吳頭嘆了口氣：「唉！咱這兒「一頓」就是抓了呀！家裏人叫拉走的時候，一家老小奇哭亂喊的，就像送喪似的啊！」

「要不解蔣介石的兵就不抗打啦？」老吳把這個理給勸出來了。

「唉！一家人死活都不知道，誰有心給他打仗啊！」老王把這個理給說的更明啦！

「那你們就不惦记着家？」王大嫂關心地問。

「那有啥可惦记的呢？有吃有穿，有房有地，小日子過得樂樂喝喝！」

「你那地咋辦呢！」

「有咱農民會跟換工組給經管啊！還是先給我們種，先給我們劃，先給我們拉，先給我們打哩！——你聽，我們這就叫：無後顧之憂，一心一意地打老蔣！」

「唉！難怪人家民主聯軍打仗這麼硬啊！」老王又從這一面給說出了真理。

「那你們心裏頭真就一點兒也不熬糟？好幾千里地的出來？」王大嫂總覺着離開家在外的，心裏頭還能真是咋也不咋的？

「熬糟啥呢？天天打勝仗，樂還樂不夠哩！——我們家裏頭啥都有，又不用惦記着！——聽你們就吃這東西，不客氣話：我們喂豬的也比這強！」一進門就想說又整了回去的話，到這陣兒老吳可給謊出來了。

「唉！這還是好的哪！」王大嫂指指她碗裏的『飯』——幾把高粱麵，摻些個菜葉子的稀『漿糊』，又嘆了口氣：「唉！這總還算是見了糧食哪！那程子草根樹葉子也吃了好幾個月啊！」

「蔣介石那個老王八犢子可把你們遭害苦啦！要不我們就非把他打垮了不結哪？」
「噯，這麼哈總算是到頭兒了吧？」

「對哪，到頭兒啦！這咱民主聯軍來了，你們也要翻身啦！」

「也能跟你們一樣啦？」王大嫂怪眼紅地瞅着老吳。

「不一樣咋的？共產黨的道道兒就叫普天之下窮人都過好日子，管到哪疙疸，都

是幫着咱窮人翻身！」

『那能一樣嗎？』王大嫂還是恐怕不能有這麼好。

『能！你放心吧！這共產黨來了，保管不出一年你們這疙疸就跟我們一樣樣的！』老吳結結實實的給打着保。

王大嫂歎了歎老王，笑謎謎地說了句：『咱們也要翻身哪！』

『對哪，要翻身哪！』老吳可把話喳兒接過來了：『我才不跟你們說了嗎？我們那疙疸噫鬪的大地主，噫成立農民會，鬪財寶，起槍，挖壞根……你們就照着我們的道兒走就行啦！』說到這兒，老吳又覺着不大對，連忙又改了口：『不！你們可別照着我們的道兒走！我們可走了灣灣道兒啦！——皆因我們那是頭一回開翻身！這你們有了我們那個章程，就不用費那麼大的事啦，也不用煮夾生飯，一觸子就把那些個大地主打垮了，一個身就翻他個透透的！』

『那咱也參加民主聯軍打蔣介石去！』老王的勁兒也上來了。

『對哪，保咱窮人的江山萬古千秋！』

正說着，外頭擔架隊招呼老吳，說是街上又過俘虜了，有兩千多，叫他去站隊給他們拍巴掌去。老吳說了聲，『回頭咱再嘮』，就出去了。走到門口，聽見裏頭老王夫婦倆一對一句地說：

『不出一年咱這疙疸也跟老解放區一樣啦！』

『對哪，參加民主聯軍，保咱窮人的江山，萬古千秋！』

一九四七，八、一五，北興。

保江山

出了楊萬喜的屋，老劉可高興啦！心思着：『就是得先把腦瓜筋給打開了——道理一講通了，作啥工作都好辦！』想着剛才楊萬喜報名參軍那股熱誠勁兒，老劉點了點頭，『窮哥們，翻身翻出來的，煮夾生飯煮出來的，這腦瓜筋就好開呀！』

『抬眼皮，無邊無岸邪綠賊亮的一片，苞米長得像『粗槓』似的，穀子長得都披肩深了，今年的大田，那樣也能照往年多打個一石兩石的。』

『人翻身，地也翻身啦！』又瞅了瞅夾在大田當間兒的小麥地——地都攪了，黑油油直溜溜的壟溝，這明年種苞米黃豆是正嗙兒啊！有的地還沒拉完，一堆挨一堆，碼着八個爪子的麥碼子。

『哪年見過這樣的莊稼？——這能叫蔣介石賊攢子搶了去？！』

想着想着就到了老趙家啦。

兩間裏屋，北炕是個半截炕，趙祿屋裏的在北炕頭上的灶火坑『半拉』燒火，老趙太太坐在南炕炕頭上捏豆餡。

『包豆包啊？老趙大娘？』老劉招呼了一句。

『嗯哪！給打場的人吃啊！』

『大兄弟打場去啦？』

『嗯哪！』

『是給個人打嗎？』

『哪兒啊！個人的還沒拉回來哩！今兒這是給東頭老張家打，他們家老二不是去擴兵了嗎？』

『對哪，這兩天各換工組都是給軍人家屬打麥子哪！』
趙大嫂端過一盆發好了的黃黏米面。

包着豆包，嘮着嗑兒。

『是說家家都得去擴兵嗎？』老趙太太把話問出來了。

『誰說的？』

『你大兄弟回來說的嘛！說挨家挨戶都得攤上哩！』
這個事兒，老劉就明白了有八成啦。

那天農民會動員了參軍之後，趙祿就來報參軍，說：『老太太跟屋裏的都樂意，二兄弟侍弄地照顧家，啥啥都沒問題。』老劉可沒坐窩兒就答應了他，跟他說：『你先回去，照常侍弄地，等我調查實了，就給你報；要是誰還有一釘點兒不樂意都不行！』

可不是噫的，今兒來一聽老太太這個口風，就知道趙祿那個話不實，這裏頭大小還有點問題。老劉就先不提參軍的事，一邊包着豆包一邊跟老太太閒嘴嗑兒，從偽滿的抓勞工要出荷……一直說到給姜剝皮扛大活……這一來，老太太的話可就多啦，七百年的穀子八百年的糠，老趙太太早先肚子裏頭的那些個苦水，又都叫老劉給勾出來了。

一片苞米葉子一個豆包，一個挨一個地碼在籠子上。一籠子滿了，又包第二籠。

『那麼磨打場也造過這老些豆包？』老劉往新籠子上擱了一個豆包，又找着了話題。『打場？——過年都吃不上啊！』說着，瞅了趙大嫂一眼，『這不，爲了豆包，還挨過一頓好揍哩！』

老趙太太就嘖起那年過年的事兒來啦：

『有錢兒人頭十五就把米淘了，咱家裏小疙疸們饞的雀叫喚，哭着喊着要豆包吃——叫大地主熊的連鍋都揭不開，還哪兒攥豆包去呀！他娘就嘍嘍：『幹了一年，連點米都淘不起，孩子連個豆包都吃不上！這叫過啥年？過損年吧！不過啦！』他爹正熬糟着，一聽這話，一肚子火就都衝着媳婦來啦：『不過就不過！淘不起米，不吃豆包還不行！』』

——唉！大三十的，把他媳婦好頓揍啊！』提起在早受大地主的那些個蹩把，老趙大娘的眼圈兒都紅啦。

『哎，那些年他也是熬糟得够噲啊！』趙大嫂拿了幾塊濕沾布溜上了籠屉縫兒，一邊拾掇着盆碗唔的，一邊嘆了口氣說。

『哎！那些年的罪真是遭老啦！——沒承想我還能等上這一天啊！』

『老趙大娘，你說咱能讓那遭罪的日子再回來不能？』

『那哪兒能啊！還沒遭够呀？』

『噫就不能了呢？』

『不是把大地主鬪爭分劈了，咱窮人翻身了嗎？』趙大嫂連忙回答。

『對哪，翻身啦，咱分了果實，過了好日子，窮人坐了江山，再不遭那個罪啦——咱可要保住這江山不要呢？』

『那噫不要啊！』婆媳倆一塊回答。

『噫就能保住了呢？』……『蔣介石就是代表大地主的，他拿着美國的槍砲來搶咱窮人的江山，要叫咱再遭早先的那些個罪，咱能叫他搶去嗎？』……『要不叫他搶去，不拿槍桿子能行不能行？』……『那這槍桿子要誰拿呢？』……『讓大地主拿行不行？』——大地主能拿起槍桿子替咱窮人保江山嗎？』……『誰能拿着槍桿子保咱窮人的江山』

呢？』老劉就這麼一骨節一骨節地給往深裏求，趕問道這塊兒的時候，婆媳倆結結實實地一齊說：

『那就要咱窮人自個兒啊！』

『對哪，就要咱窮人自個兒啊！——瞧張家老二拿起槍桿子走了，又保江山，又光榮……』

『農民會跟大夥又照顧這，又照顧那，打場都先儘着人家哩！』沒容老劉說下去，老趙太太就搶先說了。

『就是這個話呀！今兒個楊萬喜報參軍，我問他屋裏的樂意不樂意，她說：「如今當兵是爲自個兒，噫不樂意呀——叫他去，家裏地裏的活兒我個人來！——咱可不是扯後腿的那號人呀！」瞧人這真够上個模範婦女啊！』

『哎！這陣兒我這腦筋也叫你給說透亮啦！』老趙太太朝老劉跟前湊了湊，接着說：『實不相瞞，你大兄弟前兒個就跟我說哪，他說上邊要擴兵，家家都得去人，他也要去——我可也沒心思出這些個道道兒，說幹啥話，那陣兒真是有點不樂意哩！』

『這陣兒呢？』老劉緊頂了一句。

『這陣兒？——哈哈，那真是老楊屋裏的話：如今當兵是爲自個兒，噫不樂意呀！』

『老趙大嫂呢？』

『咱可也不是扯後腿的那號人呀！』說着就過去看鍋去了。

豆包熟啦，打場的人也回來啦。

趙祿剛一進門，老劉就迎着喊：

『不行！趙祿！你不能參加！』

一聽這話，趙祿可炸啦：

『我也是個一百多斤的，噫不能參加？』

『不行！不够條件！你家裏人不樂意啊！』

『那是她們腦瓜筋落後！她們不樂意我也得去！不打垮了大小老蔣就不能過好日子！——不够條件？爲啥不够條件？我也是鬪爭過來的，也是個勞苦年青的好莊稼人，我有權力當兵打老蔣保江山！你們要不叫我去，我跟你們官司打到毛主席那兒去！』

聽見趙祿真急眼了，老劉跟他家裏人都笑啦。

『你爲啥瞎編造，說擴兵是挨家攤呢？』老劉責問他。

『那……不這麼說怕她們不叫我去噻！』

『窺哥兒們，都是翻身過來的，誰都明白參軍這個印象，都自動樂意參加，保果實，保江山；沒有攤的、沒有派的、沒有強迫的、沒有僱的——這你知道不知道？』

『這噫不知道呢？我那是糊弄我們老太太哪！——得啦，等會兒我個人再好好檢討

說着說着，大夥兒齊呼啦地喊了一聲：

『學習老劉！』

老劉沒有笑，臉紅紅的站起來了，開口就說：

『大夥兒要多給我提壞的啊！給我提了，我個人知道了就能改。要竟給我提好的，明兒個我拍撻掉下來，就摔死啦！要提壞處——這不是坑我，是幫助我呀！』

可是，大夥兒齊聲說：

『沒有缺點的地處啊！』

劉主任可真心實意地叫大夥兒給他提缺點，聽大夥兒這麼說，他可有點不樂意啦，瞅着大夥兒，怔吃吃地說：

『人還能沒缺點！大夥兒不把我毛病給檢討出來，就是坑害我啊！——才剛大夥兒都說跟我學，這要跟我學壞了，都掉到井裏，撈着可就費勁啦！這麼啞大夥兒檢討我的毛病，撈我一個人就容易，對不對？』

『你這還「訛」上了！沒毛病胡安排也不行啊！』

『都不說，我個人檢討！——我才說過：咱們北興擴的好，功勞不是我一個人的；爭取這模範，是大夥努力幹的……』

『可你個人一擴就擴了二百來名！』不容劉主任說下去，大夥兒搶着這麼說。

檢討！——你給我報了吧！』

『辦啥事，都得先講道理，先把腦瓜筋給打開了，不能硬來，也不能瞎編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啦！知道啦！你快給我報吧！』趙祿急得一刻也等不得啦！

『急啥哩！』瞅着趙大嫂端過來的黃登登的黏豆包，老劉逗着他說：『快吃豆包吧！這往後再不用爲這事大三十的打老婆了！』

『劉主任真是！』趙大嫂埋怨了老劉一句！拿了個豆包給他，『嚐嚐我們這個乾糧吧！』

『不啦！不啦！你們這兒妥啦，我還要上老王家問問去哩！他們家老疙疸也報參軍啦！』

出了老趙家的門，邪綠賊亮的一片，直晃他的眼睛，老劉點了點頭：

『咱們的戰士都是從鬪爭裏出來的，蔣介石賊犢子你敢來！』

一九四七，八、二十二、北興張財鄉

選英雄·愛英雄

——北興區鄉幹部會簡記

北興區建聯會副主任劉鳳林同志，這回選上「擴軍英雄」了。克山縣政府獎給他一面大紅旗，上頭繡着：鎌刀斧頭和「擴軍英雄」四個大字。

看了看這面光榮旗，劉主任朝會上的鄉幹部們說：

「大夥兒選了我英雄，可我說這英雄根本不是我。擴軍的事兒，是大夥兒辦的，我不承認是我個人辦的！」說着，他就指了指牆上掛着的克山縣政府獎給北興區的那面「擴軍模範」旗，接着說：

「大夥兒瞧瞧：咱們拿回來的這旗子，就是全北興的，這都是咱各鄉幹部的功勞，和翻身後大夥兒羣衆的覺悟，噫能說是我個人的呢？」

「那個「擴軍英雄」的旗子，不是獎給你個人的嗎？」鄉幹部們指着另外一面旗子說。

「不錯，那是獎給我一個人的，」劉主任又看了看那面光榮旗，「可是，那我就要先問問：「誰把我選到建聯會的？」不是大夥兒羣衆嗎？說這是我個人的，我就不承

認！」

「婆給你的，就是你個人的麼，你不承認就當啦？」

「那我就打個比方說吧：咱們是顆白菜，大夥選我當個白菜心，大夥兒是白菜幫；要是脫離了白菜幫，就露了白菜心了；那我就連站都站不住了，更甭說當英雄啦！」

劉主任認識了：功勞是大夥兒的，不是他個人的；大夥兒就指定要叫他認承是他個人的！聽他說到這兒，大夥兒更想起英雄平日的那些好處，你一句他一句熱呼啦地就造起來了：

「那還是得有帶頭的啊！」

「劉主任上我們屯裏工作去的時候，我們還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哩！」

「跟地主下決心了，真敢幹！只要是壞蛋地主，不管是誰，碰上他就沒個饒！」

「誰不說！他那個立場好！跟大地主的情面撕得裂裂開開的——就人家這個路線，就够個英雄！」

「可不！瞅哪個幹部落後，急得都哭了！」

「劉主任可就是跟咱老百姓的印象好，不管到哪屯，朝那疙疸一站，熱呼啦地就圍一圈子人。」

「這不假，我腦瓜筋有轉不開的時候，跟劉主任一參考，就有章程了。」

「……」

一個跟着一個地說着劉主任的好處；一個跟着一個地又說起劉主任創造的擴軍辦法——給北興區——給全東北——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咱們擴軍辦法最好的，就是「掛鈎」——好人掛好人，一掛一大羣——這辦法就是劉主任發明的。」

「誰不說，我們屯在早就是一個張林，一掛造了這麼些！」××屯的主任，更拿他們屯實在的例子作證明。

「咱北興區當了「擴軍模範」，就都是學劉主任「掛鈎」的辦法作的！」

「老劉擴軍的辦法老啦！「交朋友」，不也是嗎？」

「可不！窮朋友，一把連。知心話誰都樂意跟老劉說。」

「他跟人坐在塊堆兒嘮嗒訴苦，鼻涕眼淚都訴出來了！越訴越苦，越苦越恨，非參軍去打垮大小老蔣不結！」××鄉的鄉長，更具體地說出了劉主任擴軍又快又多的「根」。

「老劉不單擴軍是模範，格格樣樣都是模範！」××鄉的農會主任，站起來，衝着老劉伸着個大姆指頭：「不是當着你老劉面說，不着學習你老劉派兒，我這個主任早垮啦！」

「我們要都能學了老劉的好處，咱就造起來啦！」

『那是皆因翻身翻好了，大夥兒都是從鬪爭裏出來的，腦筋好開，我一說就自動參加啦——怎能算是我的功勞呢？！』

『煮夾生飯，鬪爭大地主，給大夥兒開腦筋……不都是你帶頭的功勞嗎？』

『不，功勞不是我的，可是毛病是我的。我作工作的毛病，就是：包辦性大！……這是我從心裏頭往外說的！我到了那屯，就是恐怕人家幹不起來，急得替人家說，替人家幹，包辦性大，這就是：脫離羣衆！還有：性子急，不管啥事兒，抓着就幹——人得了急病，就不得了啊！』

大夥兒真不是竟意兒不給老劉提毛病，實在是：一提起老劉，誰都是竟想他那些想也想不完的好處：怎麼給他開了腦筋；怎麼幫助他翻了身；怎麼幫助他做工作；擴軍的時候，他怎麼挨家挨戶去講說；翻身農民要拿起槍桿保田保家的道理；怎樣去開說婦女不扯後腿；怎樣創造『掛鈎』的辦法，抓住『底柱子』，叫他在他的親戚朋友裏去掛勞苦年青的農民；參加後他又怎樣動員優待軍屬，別人看了就更安心去參軍……他是怎樣地在九天之內，直接間接地就擴了一個多連！

老劉的優點，真是想也想不完！老劉的缺點，聽他個人這麼一檢討，也就想起來了，他的話一說完，有一個鄉幹部同志就接着說：

『可不，老劉就是恨我們老不好，着急呀！他就沒想想：羣衆的覺悟性沒他這麼

高！」

『這也是恨鐵不成鋼啊！』另一個幹部加着說。

『對啦！歇着羣衆起不來，就着急包辦，可是羣衆的覺悟還沒到，這就像是拿饅頭硬往鴨脖子裏塞，那擻得進去嗎！』

『羣衆光是跟着你走，覺悟不够，要離開拐棍不就倒了嗎？』

大夥兒說到這地方，老劉可樂啦，跳起來，笑哈哈地跟大夥兒說：

『對哪，這就是愛我，這就是幫助我啊！指出缺點來，就是給我治病呀！——這麼嗒我個人思想也打開了；要是一個大地主，一個老劉，你再怎麼立場好，鬭爭堅決，也與叫他把你觸了；可要是一個大地主，後頭一大幫老劉，那就多蝎虎的壞蛋，也能把他打倒！』

『對呀！就是這個話麼！』大夥兒同意地齊聲喊。

『咱們要澈底翻身，澈底打垮地主壞蛋，就一定得叫老百姓起來講話，自己得當家辦事——所以說，治「包辦」的藥，就叫：「羣衆路線」！』金指導員這樣補充着說。

『我還有一個意見』靠山屯的農會主任又提出老劉的一個缺點：『老劉跟地主私人情面打開了，可是跟幹部私人情面一點沒打開；凡是跟他作過一點兒工作的，都是好人，指導員一批評那個幹部，他就抓了！』

『對！對極啦！』老劉立刻接受了這個批評。『就是這個思想轉變不過來！就覺着鄰鄉鄰屯，在一塊兒扛過活受過苦的人就好；覺着從關裏來的就遠點——這就是「小宗派」，非改不結！』

『還有，老劉不管到哪疙疸，一撲騰就能撲騰起來，可是，扎根就差！』老劉也接受了這個意見，承認了他做了這步工作就不知下一步工作怎麼做了，這是工作不够踏實。

『我還要說一點：擴軍，我還有長期的信心，今年咱北興的任務是五個連，這陣兒才八月就已經超過了。可是咱還要擴，擴，一直要擴到澈底乾淨消滅蔣軍！』最後老劉更堅決地這麼說。

『咱北興區要個個都像老劉，那要多擴多少兵！多殺死多少敵人！』

『……………』

大夥又討論了一陣子，這位被羣衆擁護愛戴的英雄的優缺點，最後，大夥兒興奮有力地喊：

『選英雄，愛英雄，學習英雄！』

